

计划中的计划，骗局中的骗局，秘密背后总有另一个秘密……



三部曲之三 | 永世英雄(上)

THE HERO OF AGES



迷雾之子
MISTBORN

[美]布兰登·桑德森 著
王育伟 戴文超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雾之子

MISTBORN



三部曲之三 | 永世英雄（上）
THE HERO OF AGES

[美]布兰登·桑德森 著
王育伟 戴文超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致乔丹·桑德森

他可以向你解释
拥有一个大半生都在做梦的兄弟
是一种什么感觉
谢谢你容忍我

序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即将首次阅读我的作品的中国读者们，我要对你们表达格外热烈的欢迎。谢谢你们选中了我的书，愿你们享受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一切。等了这么久，我的书终于在中国出版了，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曾在亚洲地区生活过两年，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与文明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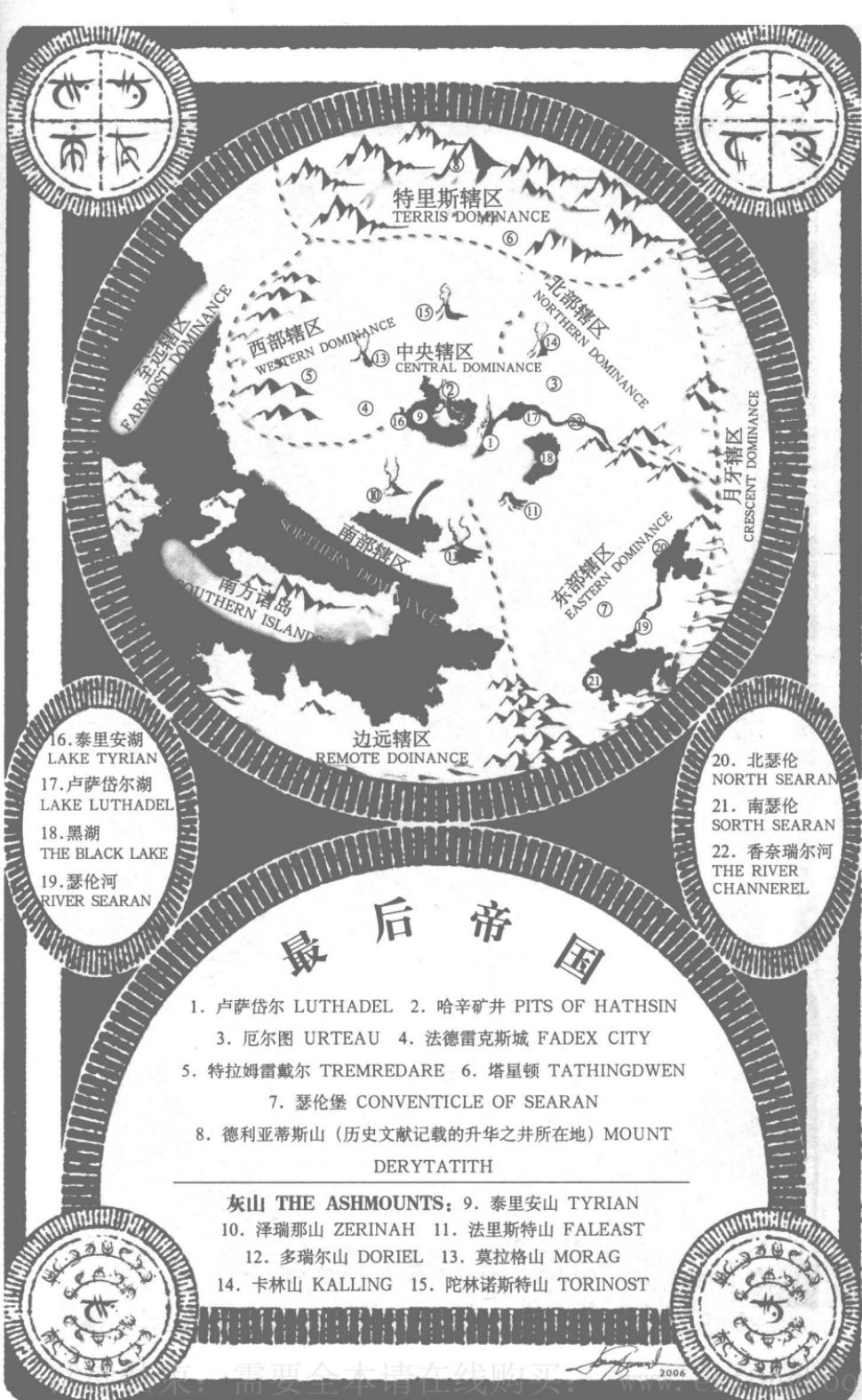
我写的书被归类为奇幻。奇幻是我热爱的题材，我已在其中深陷多年。但在我看来，有太多的人只根据简单的类别定位就对书籍作出草率的评判。在我的书中，我不仅营造神奇而令人惊异的气氛，也描绘人类自身所处的状况，竭尽全力将幻想和真实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只有作为科学分支的魔法才最为有趣——只是这门科学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在我接触过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电影中，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精彩神奇的情节永远掩盖不了角色命运的意义——那才是故事的核心所在。

衷心感谢你们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作品。希望你们能在这些书页中找到具有深度、值得去爱的事物，发现美好、有趣，但同时又令人深思的东西。

布兰登·桑德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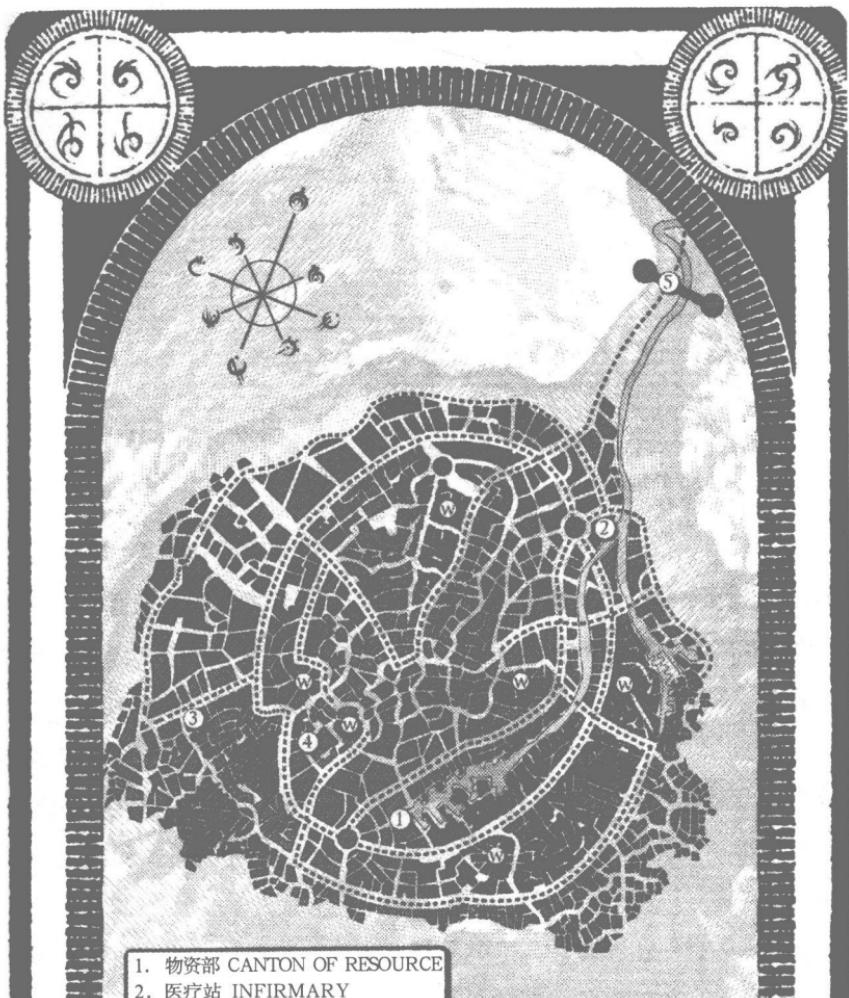
厄尔图
URTEAU

1. 费德里领主的引水渠
LORD FEDE'S AQUEDUCT
2. 白街 THE WHITE STREETS
3. 审判部 CANTON OF INQUISITION
4. 第一公民的家
THE CITIZEN'S HOME
5. 交换房屋 INTERCHANGE BUILDING
6. 老城广场 OLD CITY SQUARE
7. 正教部 CANTON OF ORTHODOXY

西巷河
WESTLANE BROOK



1607



1. 物资部 CANTON OF RESOURCE
2. 医疗站 INFIRMARY
3. 斯洛斯威夫特的房子 SLOWSWIFT'S HOUSE
4. 奥利埃尔城堡 KEEP ORIELLE
5. 城门 CITY GATES
- ⑥. 升华之井 WELLS

1087

法德雷克斯城
FADREX CITY

目录

序	1
第一部 幸存者的遗产	5
第二部 布条和玻璃	123
第三部 残破的天空	295
第四部 完美的毁灭者	388
第五部 信任	515
尾声	697
专用名词及人物介绍	703
万语幻想文学社召集令	719



序

马什千方百计想自行了断。

他努力鼓足勇气，哆嗦着手，想拔出后背上的钉子，结束这生不如死的痛苦。他已经放弃了挣脱控制的希望。三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年的审判官，足足三年，他能做的就是空想，无法左右自己的行动。他尝试了三年，发现根本没法摆脱控制。

然后，某个神力又控制了他的意识。世界似乎在他周围震动；突然间，他又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为什么要挣扎？他为什么要担忧？一切都好像安排好了。

他迈出了一步。虽然他心目中的世界和常人看到的不一样——毕竟，他的双眼中各插了一根又长又大的钢钉，但是他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一间屋子里。这两个钉子从他的后脑勺插进头颅，直接穿透了双眼。如果他用手去摸后脑勺，他能摸到钉头。奇怪的是，这样的创口，竟然没有出血。

钉子让他获得了力量。一切都在细小的蓝色熔金术线条下显得清清楚楚，整个世界都明明白白。这是一间大小适中的屋子，几个同伴和他站在一起，在蓝色熔金术线条的标示下，他们的形象也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帘中，因为这些线条直接指向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各种金属。他们每个人眼里也都插着钉子。

当然，马什面前被绑在桌子上的那个人眼里没有钉子。马什笑了笑，从身旁的桌子上拿起一根钉子，然后举了起来。他的俘虏嘴里没塞东西。不然的话，就算他再痛苦也叫不出声来。

“求求你了。”俘虏像筛糠一样颤抖着哀求道。即使是特里斯侍从官在死到临头时，也会彻底崩溃。俘虏稍微做了一番挣扎，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他被绑在了桌子上，身体下面还有一个人。桌子是故意那样设计的，桌面是凹陷的，这样可以把两个人同时绑在桌面上。

“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特里斯人问，“赛诺德元老团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些！”

马什用手指摸了摸黄铜钉子，碰了碰钉尖。该动手了，但是他又犹豫了，听到俘虏的哀求，看到他那种痛苦和恐惧，他心里十分畅快。他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这样他也很享受……

马什又恢复了神智。屋子里顿时充斥着血液的腥臭和死亡的气息，让他感到作呕。刚才的快感变成了恐惧。他的囚犯是特里斯的保管师，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为了别人的利益勤勉工作。如果杀死他，不仅仅是犯罪，而且是制造灾难。马什努力摆脱控制，奋力举起胳膊想把自己后背的钉子拔出来，这样就可以自行了断了。

然而，那股控制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它控制了马什，它要随意摆布马什和其他审判官。

这股力量不受管束，马什可以感觉到它无拘无束的欢悦，但是，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它不至于过分左右世界。那是一股阻止它的力量，就像一块盾牌覆盖在整个大地上。

控制马什的这股力量还不完整。它还缺了点什么。它所缺的东西是隐秘的，深藏不露的。而马什可以帮忙找到它，交给自己的主人。他的主人就是之前封印在升华之井里的那个存在——毁灭之神，纹释放了它。

看到囚犯开始喊叫，马什露出了笑容，然后，他上前一步，举起了手中的钉子。囚犯已经泣不成声了，马什把钉子插进了他的胸膛。钉子必须刺穿那个

人的身体，穿过他的心脏，然后穿透他身下捆绑着的那个审判官的身体。

盗金术是极其污秽的法术，把玩起来却这么带劲儿。马什拿起一把小锤，开始敲击钉子。

第一部



幸存者的遗产

很遗憾，我就是永世英雄。



1

法特仑眯着眼睛望了望头顶的红太阳，天地间氤氲混沌，阴霾弥漫，久久不散。黑色的尘埃从天空轻轻飘落，最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尘埃像鹅毛雪片直直地飘落下来，天气闷热难耐，空气中没有一缕清风，法特仑打不起一点精神来。他靠在土堡垒上，叹了口气，把目光投向了远处的维帝坦——那是他的小镇。

“要多久？”他问。

德鲁费尔挠了挠鼻子。他灰头土脸的，最近没太顾得上个人卫生。当然，由于最近几个月来一直顶着压力，法特仑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概一个小时。”德鲁费尔一边说着，一边向堡垒中的灰尘吐了一口唾沫。

法特仑叹了口气，抬头看了看飘落的尘埃。“德鲁费尔，你觉得大家说的话是真的吗？”

“什么？”德鲁费尔问道，“世界末日要来了？”

法特仑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德鲁费尔说，“我不在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德鲁费尔耸了耸肩，挠了挠痒。“那些克洛兽马上就要来了，我就要完蛋了。对我来说，也就是世界末日。”

法特仑沉默了。他不喜欢表达自己的疑虑。在别人眼里，他应该是个强者。他的小镇是一个农业小城，只比北方的种植园更像城镇一点。贵族纷纷逃离这里时，是法特仑说服了斯卡人继续从事耕种，也是法特仑赶走了来抓壮丁的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多数村庄和种植园的健壮男子都被不同的部队抓去当兵了，而维帝坦仍然还有劳动人口。虽然法特仑必须用他们的粮食来打点贿赂，但是换来了小镇人口的安宁。

基本是安宁的。

“这雾气到今天中午还没散尽，”法特仑平静地说道，“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德鲁费尔，你看到庄稼了，都长得不太好，我想是因为阳光不足的缘故。今年冬天我们没有东西吃了。”

“我们撑不到冬天的，”德鲁费尔说，“都撑不到天黑。”

悲哀的是，德鲁费尔曾经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这真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法特仑好几个月没听到自己兄弟的笑容了。对法特仑来说，德鲁费尔的笑容是最悦耳的声音。

即使在御主大帝的工厂里工作那么辛苦，也未曾让德鲁费尔的笑声停歇过，法特仑想。

但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彻底消泯了他的笑声。

“法特仑！”有人在叫他，“法特仑！”

法特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小男孩正沿着堡垒的一侧匍匐爬行。他们已经基本修好工事。修工事也是德鲁费尔的想法，他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消沉悲观。他们的小镇上大约有七千人，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堡垒。在整个小镇四周构筑防御土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法特仑手下真正能打仗的也就一千人，小镇就这么寥寥的人口，很难招募到多少人手。另外的一千人要么是孩子，要么是老人，要么不会打仗。他不清楚克洛兽大军的规模，但肯定不止两千个。光靠一个堡垒无济于事。

过来的男孩是赛弗，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法特仑跟前。“法特仑！”赛弗说，“来人了！”

“这么快？”法特仑问，“德鲁费尔刚才还说克洛斯兽还要一阵子才会到！”

“法特仑，不是克洛兽，”男孩说道，“是一个人。过来看看！”

法特仑转过头看了看德鲁费尔，德鲁费尔抹了抹鼻子，耸了耸肩。他们跟着赛弗从向堡垒的前门走去。尘埃和尘土纷纷扬扬，有的飞落到密实的地面上，有的在不停地飘荡。最近大家都没时间来清理这些尘埃。妇女都得留在田地里耕作，而男人都得操练，准备迎战。

准备迎战。法特仑告诉自己，他有一支两千名“士兵”的部队，但是其实手下只是一千名佩了刀剑的斯卡农民。不错，他们已经操练了两年，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

大门周围聚集了一群人，有的站在堡垒上面，有的斜靠在堡垒的墙上。法特仑这样想：也许我不该动用这么多资源来操练士兵。如果当初让这一千人去采矿，我们现在就有矿石来买通敌人了。

不过，克洛兽并不吃这一套。它们杀人不眨眼。法特仑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想到了加斯伍德市。加斯伍德比维帝坦大，但是最终逃到维帝坦的幸存者不足一百人。那是三个月前的事。法特仑曾不切实际地希望，克洛兽摧毁加斯伍德后，会就此罢手。

他根本不该抱有这样的幻想。克洛兽从来没有知足的时候。

法特仑爬上了堡垒的顶端，衣衫褴褛的士兵纷纷给他让路。他向远处凝视，昏暗的地平线犹如覆盖了一层黑色的积雪，尘埃一个劲儿地飘落下来。

一个身穿玄色斗篷、头戴兜帽的人骑着马向堡垒靠近。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法特仑？”一名士兵问道，“克洛兽的侦察兵？”

法特仑哼了一声。“克洛兽不会派什么侦察兵，尤其不会派一个人来侦察。”

“他骑了马，”德鲁费尔咕哝道，“我们可以扣下那匹马。”现在整座城里只有五匹马，士兵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

“是个商人。”一名士兵说。